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泥足巨人

——★ 苏德战争前夕的苏联军队 ★——

[美] 戴维·M. 格兰茨 著

孙渤 译

台海出版社

泥足巨人

——苏德战争前夕的苏联军队——

〔美〕戴维·M. 格兰茨 著
孙渤 译

台海出版社

STUMBLING COLOSSUS: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by DAVID M. GLANTZ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ChongQing Zve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7)第08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足巨人: 苏德战争前夕的苏联军队 / (美) 戴维·
· 格兰茨著; 孙渤译.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7
书名原文: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SBN 978-7-5168-1983-8

I. ①泥… II. ①戴… ②孙… III. ①苏联红军-第
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①E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6982号

泥足巨人: 苏德战争前夕的苏联军队

著 者: [美] 戴维·M. 格兰茨

译 者: 孙 渤

责任编辑: 俞滢荣

策划制作: 指文文化

视觉设计: 胡小琴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430千

印 张: 27.5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983-8

定 价: 9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以史为鉴，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帝国主义制度处于全面危机期间，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实行绥靖政策的国际环境中，由日本军国主义和德意法西斯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发动演变而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场现代化战争，也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交战激烈之程度、持续时间之长、伤亡人数之多、经验之丰富、教训之深刻，是以往历次战争无法比拟的。它给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但是，中、苏、美、英等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经过协力奋战和流血牺牲，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与和平，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世界军事史和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社会从战争走向和平、从动乱走向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此结束了动乱与战争的旧时代，开启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集团的全面对抗，它涉及军事以及军事所依赖的经济、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情报、心理等各个领域。中、苏、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充分发扬同仇敌忾、保卫祖国的民族精神，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情报等多种战争手段；成功地进行了战争经济；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等诸多方面的经验。这些用无数鲜血、生命和汗水换来的，几乎无所不包的精神财富，迄今对世人仍具有启迪作用。特别是军事科学，不同于其他科学，在和平时期很难得到实战的检验，因此，从大量的史实和活生生的战例中正确总结以往的战争经验和教训，就显得尤为宝贵。

尽管今天科学技术比昔日有了飞速的发展和进步，高科技、新材料已在军事和国防领域广泛应用，但是，昔日掌握和使用新技术、新装备进行现代化战争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并没有过时。它对于我们以史为鉴，结合本国实际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势及其特点，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借鉴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内涵丰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世界军事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永恒的课题”。

正因为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经久不衰，已先后出版了数万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著作，其中包括长达十几卷的专著和上百卷的系列丛书，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这些著作中，有许多无论是在观点上，还是在史料上，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的。但是，也要注意其中有些著作，或者由于作者立场观点不同，或者由于作者受客观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或者由于作者掌握第一手史料不多，以至于不能从宏观上客观地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极大地损害了著作的科学性。甚至有的著作公然篡改历史，贬低甚至歪曲苏德战场和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界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修正学派，即翻案派；出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他们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与斯大林共同发动的”，甚至说是“苏军先发制人酿成的”，还说什么“中国抗日战争没有必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失去时效”等，并提出要清算“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三次国际会议的“罪过”，甚至有的提出“希特勒进行的是防御性战争”，公开为二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开脱罪责，鼓吹“现在到了从希特勒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了”。在日本学术界，也出现了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文之流推卸战争责任，肯定“大东亚战争”，否定日本侵略罪行和东京审判的修正学派。我国也曾一度出现否定“狼牙山五壮士”和东北抗日联军英烈及其抗战业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对于国内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不实事求是的现象，特别是歪曲战争性质，扭曲抗战英烈形象，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翻案的逆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界绝不能置之不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击新修正学派和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包括中国抗日战争、苏联（俄

罗斯)卫国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歪曲和攻击，以正视听，是每一个正直、富有良知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和公民应尽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众所周知，苏德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苏联卫国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77年前的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地撕毁墨迹未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重兵对苏联发动了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约一个小时后，德国驻苏大使冯·舒伦堡才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递交了宣战书。从此苏联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长达四年之久的卫国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苏德战争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篇章。这场战争包括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德军发动战略进攻，苏军严重受挫，被迫实施退却和战略防御（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第二阶段，苏军转入战略反攻，德军转入全面防御，战争发生根本转折（1942年11月至1943年12月）；第三阶段，苏军全面展开战略进攻，德军节节败退，法西斯国家彻底覆灭（1943年12月至1945年5月）。

由此可见，法西斯德国是侵略者，它所进行的战争是不义之战，虽能逞凶于一时，但其最终失败是必然的。而苏联被迫进行的卫国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最终必将获胜。但这场胜利确实来之不易。特别是苏德战争初期（1941年6月至12月），在德军的突然袭击面前，苏军严重失利。德军以重兵从北起巴伦支海、南至黑海的3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了突袭，堪称“闪击战”。在战争的第一天，苏军就损失1200架飞机，德军突入苏联境内50—60公里；在战争的第七天，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就歼灭苏军15个师，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也合围了苏军西方面军主力，仅俘虏苏军即多达30万人；战争打了三个星期，在苏联境内，德军在西北方向向前推进了450—600公里，在西南方向向前推进了300—350公里，举世震惊。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为何败得如此惨重？后来又是如何转败为胜的？随着二战档案资料的逐渐解密，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著名苏德战争研究专家戴维·M·格兰茨撰写的苏联卫国战争“三部曲”就是这批二战史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第一部的曲，是格兰茨上校退休后于1998年在美国出版的一部二战史专著：《泥足巨人：苏德战争前夕的苏联军队》，现已由孙渤译成中文，即将由中国台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二部曲专著，即《巨人重生：苏德战争中的苏联军队》，2005年在美国出版，现正被译成中文，准备在中国出版发行。第三部曲，即格兰茨正在撰写中的专著，阐述对法西斯德军进行战略进攻时期的苏联军队（1944—1945年）。这三部专著大体勾勒出了苏联军队在苏德战争前后的发展演变史。

我仅通过对堪称“信、达、雅”的中译书稿的阅读，了解了格兰茨关于苏军发展史的“三部曲”首部专著：《泥足巨人：苏德战争前夕的苏联军队》，应该说，该书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书稿利用业已公开的苏联档案文献和其他珍贵资料，基本上再现了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军队的真实面貌。这是一部为二战史学界所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关于苏联红军在1941年夏秋季之前发展历程的专著。书稿不仅详细分析了苏德战争爆发前后苏联的战略思想、战略规划、诸军兵种的战备状态和战前情报工作，而且还向前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战略学说和国防与军队建设一波三折的演变过程，向后延伸至1941年夏秋季苏联的战争动员，从诸多方面论述了：苏德战争是怎样爆发的？谁是侵略者，谁是自卫者？苏军为什么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而又能于1941年年底力挽狂澜，从挫折中奋起，开启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崭新局面？作者通过翔实的第一手史料，以时间顺序为脉络，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产生这一奇特现象的内在因素与外部原因，论述兼顾必然性与偶然性，偶然性中亦有必然性的阴影。总体而言，这是一部比较严谨的、不可多得的阐述苏德战争爆发前后苏军真实面貌和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原因的二战史专著，值得一读。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作者毕竟长期供职于美军，且成书于冷战结束后不久，尽管作者力求以所谓的中性立场和角度写史和分析问题，并且对苏联人民和红军进行正面阐述和分析，但书稿中仍不免有些许冷战思维的痕迹和个别有失偏颇的观点，请读者注意鉴别。

广大读者十分关注和疑惑不解的是，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为什么败得那么惨，德军得以长驱直入？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作者观点散见于书稿之中，我通过通读书稿，将作者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愿与读者分享。作者认为，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的主要原因有四个：

第一，是时间判断失误。斯大林认为，战争可以推迟到1942年。这一错误判断对苏军初期失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这一重大失误，致使苏联国民

经济转入战时轨道过迟，准备不足；致使苏军大规模改编改组计划落空，战斗力下降；致使军队的集中、展开和通信指挥系统的建立过迟，没有做好防突袭的准备。

第二，是对德军主要突击方向的错误判断。斯大林认为，德军未来的主要突击方向将在西南。斯大林把立足点放在打一场长期的大规模战争上，而西南地区拥有持久战所需要的粮食和煤炭等重要资源。然而，希特勒的想法则与斯大林相反，希特勒决定以“闪击战”“向莫斯科总方向进攻”，一旦在西方向的首次突击成功，苏军必将集中主力保卫莫斯科，从而置乌克兰的苏军于不利的地位。由于苏联将西南作为重点防区部署了大批部队，在战争初期，不得不将大部队西调，这样的话，它们不是在与德军作战，而是在忙于运动，匆忙地变更部署，必将大大地削弱其战斗力，从而丧失了歼灭德军的良机。事实证明，斯大林又失算了。

第三，对现代战争理论与作战特点认识不足。苏联对现代战争中机械化兵团的作战能力与快速性及其使用方法等特点缺乏足够认识，忽视对机械化部队的建设，结果在战争初期，苏军拥有的机械化部队与德军相比差距甚大，此种状况给苏军的防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此同时，苏联对未来战争的模式缺乏科学预见，而是受苏芬战争经验、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因素的影响，在部队训练和大规模军事演习中把进攻作为主要训练内容，而其他作战方式，诸如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接合部的保障及抗击坦克集群突击的问题等在训练中均未受到重视。作战计划始终把以强大的反击将战斗行动迅速推进到敌领土上去视为主导思想，根本没有考虑在敌人大规模进攻下的防御以及必要的退却。军队的部署、物资技术器材的储备点、机场设置等，均从便于部队反击出发，缺乏必要的纵深，导致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此外，苏军未曾料到德军会投入重兵实施首次突击，而是认为先在边界交战，然后才投入主力作战，造成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过于分散，延误了战机。结果，德军长驱直入，18天内即向苏联纵深推进了300—600公里。

第四，肃反扩大化是导致苏军初期失利的重要因素。“大清洗”使国家和军队的战争准备受到严重损害。大批党政要员被处决，大批红军高级指挥员惨遭迫害，使苏军损失大量具有一定军事理论素养和一定实际指挥经验的军

官。更为严重的是，肃反扩大化给军队将士的心理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人人谨小慎微，怕负责任。特别是在判断德军入侵、其主要突击方向和未来作战特点等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没人敢与斯大林坦述直言，致使造成了重大失误和无可挽回的后果：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

反观德军，在苏德战争初期，德军获胜并得以长驱直入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动员中，军事经济实力雄厚是德军获胜的重要因素。由于德军是侵略一方，很早就开始了扩军备战，将国家的组织体制和生产体制纳入战争轨道。欧战初期，德国在取得对欧洲国家的胜利之后，更是通过领土的扩张、人口的增加，对被占领国的原料、战略物资、武器装备、运输器材等各种资源上的掠夺，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经过历次作战，到侵苏战争开始时，德军的实力不仅未受多大损失，反而因屡屡获胜，部队士气旺盛，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日益增强。此外，侵苏战争开始时，战略态势对德国也十分有利。此前，德国为侵苏做准备，加强与意大利和日本的勾结，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诱逼与苏为邻的东欧国家参加反苏战争，进一步扩大了反苏集团。至1941年6月，德国占领希腊等巴尔干国家，最后完成了对苏联西部的包围。德国在北欧、西欧国家的胜利以及英国退守英伦三岛，又消除了其东进的后顾之忧。这样，德国成功地完成了对苏联的战略大包围。至1941年6月，苏联处于周边环境不安定之中，随时有被封锁的可能。另外，德军战法得当，大胆摒弃传统的作战方式，采用崭新的“闪击战”战法，充分运用坦克、飞机、自行火炮、装甲输送车等武器提供的强大威力，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进攻速度和突击力，达成了战略突袭和迅速击败对手的预期目的。在首轮攻击中，德军即在三个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主要兵力，形成相当于苏军数倍的优势兵力，为夺取初期胜利奠定了基础。作战中，德军采取密集使用快速兵团等战法，迅速夺得制空权，快速突破苏军防御，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苏联的战争动员与兵力的展开。

综合苏德战争初期交战双方正反两方面的利弊得失，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经验教训：

第一，准确判断敌人进攻时间和主要突击方向，适时转入战时状态，对取得战争初期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作战方法必须与军事技术的发展相适应。苏联因循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经验，对德国在欧战初期的战争新特点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结果在德军的强大攻击下严重失利，教训深刻。相反，德国根据本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武器装备发展新情况，创造并发展了战略战术，成功运用“闪击战”，首战重创苏军，夺取了战略主动权。

第三，军事训练必须与战争的实际需要相符合。实战表明，德军训练从实际出发，军事素养好，且有作战经验；而苏军忽视了战略防御问题的研究与训练，军事训练脱离实际，且保守守旧，带来极大危害，酿成战争初期严重失利的恶果。现代战争，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突然性、破坏性增长，对军人素质特别是指挥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军人，务必掌握现代战争发展的规律和现代战争的特点，使自身的政治素养、军事素养、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更加适应和符合战争的实际需要，以确保应对自如，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外交上的合纵连横对谋取有利的战略态势具有重要意义。苏德战争前夕，苏联在外交上的一系列举措恶化了与邻国的关系，将其推到德国一边，致使苏联在国际战略态势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相反，德国在外交方面则合纵连横，完成了对苏联的包围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深刻指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有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并按完成时限向全军官兵明确提出了奋斗目标：“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要求，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由此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军队的厚爱和殷切期望。“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国防。”我们一定要牢记习主席的嘱托，在各自的岗位上扎实工作，以各自的出色业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确保和平与发展的强军梦而不懈奋斗！一旦党召唤，一旦国家需要，切实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彭训厚

2018年5月15日

本序言作者是山东单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在总参谋部工作十余载，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任研究员至退休。曾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军事历史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教程》《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告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与总结》等。

译者序

本书是美国陆军退役上校、著名苏德战争研究专家戴维·M. 格兰茨 (DAVID M. GLANTZ) 退休后于1998年出版的第一部独著作品, 是关于苏联红军1941年夏秋季之前发展历程的专著, 问世后即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本书利用当时已公开的苏联档案文献和其他资料, 选取1941年6月22日前夜为关键节点, 详细分析苏联红军的指挥人员、普通战士、战略规划、各军兵种的战备状态和战前情报工作, 还原了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军队的真实面貌。另外, 本书还向前追溯20世纪30年代苏联战略学说和国防计划的演变过程, 向后涵盖1941年夏秋季苏联的动员, 全面论述苏联为什么在战争初期会一败涂地, 在1941年年底又能力挽狂澜。论述过程兼顾必然性和偶然性、外来和内在原因, 并以时间顺序为脉络, 内容丰富翔实, 令人信服。

苏德战争爆发前, 苏联正在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这个过程是军队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本书认为苏联在苏德战争前夕的实际工业化水平并不能满足军队现代化的要求, 导致当时的苏联红军虽然规模庞大, 结构复杂, 却存在严重缺陷, 是徒具其表的“泥足巨人”。同时, 本书高度评价斯韦钦的消耗战略, 认为这一战略更符合苏联的自身特点和当时的国际环境。然而, 苏联实际采取的不是斯韦钦的战略思想, 而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速决进攻战略, 进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大纵深战役理论, 但是这种理论又在1937年以后实际上被放弃, 具体表现为1939年解散坦克军, 1940年解散空军的特种使命集团军。苏联虽然从1940年开始改革军队和更新装备, 但是仍在苏德战争初期一败涂地, 直到1941年年底才扭转局势。以上过程一波三折, 其中苏联方面的经验教训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本书从军事学术角度所做的

总结，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段历史，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的四个附录和参考文献目录同样不可错过，尤其是作者在本书的参考文献目录部分，别出心裁地回顾并点评了西方苏德战争史学和相关史料文献在战后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西方的这段“历史的历史”。

作者在本书中提到：“只有经过四年史无前例的战争，经历惨重的失败和战前红军的涅槃，红军才能重获新生并夺取最后胜利。红军战士和整支军队是怎样完成这次蜕变的，依然有待详细探讨。”于是，他进一步为本书构思了两个续篇，分别对应苏联红军的发展期和成熟期。2005年在美国出版的《巨人重生：苏德战争中的苏联军队1941—1943》详细论述红军1941—1943年的发展史，中文版的翻译工作也已提上日程。论述1944—1945年阶段的第三部目前尚未问世，我们拭目以待。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作者毕竟长期供职美国陆军，并且参加过越南战争，本书创作和出版的时间也在冷战结束后不久，虽然作者尽量在中立的角度分析问题，并且对苏联人民和红军战士进行了正面分析，但是书中难免体现出一些冷战思维和偏颇，他的论述也局限于纯军事角度，而未提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并把苏联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于苏联的宣传，请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的翻译工作从2017年7月开始，经过九个半月的艰苦努力，至今终于完成。第一次接触书籍翻译，便遇到如此杰作，我深感荣幸。这可能也是一种缘分——“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在24年前曾准备过的一道考试题。万事开头难，可能每位译者第一次动手翻译的时候都会感觉如履薄冰，而本书对我来说更不容易，书中内容涵盖甚广又偏重于理论，既要尽量忠实展示原著的面貌，又要兼顾可读性和严谨性，其中出现的大量苏联军事术语和名词，甚至标点符号，都需一一核实和推敲方才落笔。即便如此，译文中仍然会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本书涉及的人物、地名、机构、代号和专用术语较多，这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作者除大量引用苏联文献原文之外，在叙述和议论过程也大量使用苏联术语和名词，因此，本书中译本以《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译本》（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为主要依据。另有以下几点，需要特殊说明和强调：

1. 作者姓氏“GLANTZ”的标准发音应是“格兰斯”（美[glæns]），因“格兰茨”的译法已在国内约定俗成，本书只能照顾多数读者的习惯，译为格兰茨。

2. 书中专有名词均按照苏联习惯进行翻译，如使用华沙战役（1920年），而不使用原文直译的维斯杜拉河战役。另外，称苏德战场为“东线”是英语作品和读者的习惯，作者不得不也使用这个词，但常在前面冠以“德国的”以示区别，译文除在表达德国观点时继续使用“德国东线”字样以外，其他各处均改为“苏德战场”等中性称呼。

3. 当时苏联的各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下设中央局（本书未出现）、总局（Glavnoe upravlenie）和直属的局（upravlenie），总局下设局或直属的处，各军区司令部当中也有各军兵种的局。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译本的不同词条当中，有的译为总局和局，有的译为总部和部，本书译文采用前一种译法。这样可以避免在称呼红军总参谋部某总局时，出现上下两级“总部”，同时，这一译法也有助于认清分属不同上级的总局和局之间的级别关系。各总局和局的领导译为“局长”，统称时用“首长”（nachal' nika），不使用容易引发混乱的“主任”一词。同时，苏联红军政治宣传总局、军械总局等均是隶属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总局，与我国情况不同，故不按我国常用称呼为总×部。

4. 苏联在1943年以前不使用“军官”一词，到1943年7月以后，军衔在陆军少尉到上校之间的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海军少尉以上的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才开始被称为军官，这时也在军内立法文件中停用“指挥人员”一词，但在其他文件和文献中仍继续使用。1967年《苏联普遍义务兵役法》颁布以后，所有军官、将军和元帅才都被称为军官。所以中译本沿用苏联当时的称呼，用“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来代替英语的“officer”一词。同样，1918年工农红军成立后，称列兵为“红军战士”，1946年7月才使用“士兵”一词。

5. 作者在本书沿用苏军术语，称方面军和集团军为“军团”，军、师、旅称为“兵团”，团和独立营、连、独立飞行大队称为“部队”，营以下和飞行大队称为“分队”。这种含义的“部队”与中文日常使用的广义“部队”不同，为避免混淆，译文在叙述过程中不使用广义“部队”，仅根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译法，在国土防空部队、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内卫部队和押送

警卫部队等名词中使用。

6.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的最高战略指挥机关先后用过3个名称：7月10日前为“Glavnogo Komandovaniya”，通常译作统帅部；7月10日到8月8日前为“Verkhovnogo Komandovaniya”，即总统帅部；8月8日到战争结束为“Verkhovnogo Glavnokomandovaniya”，即最高统帅部。本书英语原文未做区分，译文根据实际时间使用相应名称。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许多帮助：首先要感谢本书的执行编辑王轩，他的支持、帮助和鼓励贯穿在整个翻译过程当中，同时要特别感谢小小冰人和赵玮两位译者前辈的指点，原战艺论坛（Chinesewwii）Stuka等诸位仁兄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吝赐教，以及我的家人在此期间给予的理解和支持。出版之际，承蒙彭训厚老师作序，深感荣幸。

孙渤

2018年4月17日

前 言

五十多年前^①的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对苏联发动了毁灭性的突然袭击。这次进攻战役的代号是“巴巴罗萨行动”，意图彻底而全面地摧毁红军和苏联。1939和1940年接连对波兰和法国取得惊人的胜利后，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德军统帅部里的大多数人相信这次的胜利同样唾手可得。“巴巴罗萨”行动的进程也几乎证实了他们的预料。对苏闪电战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德军的装甲先头部队越过第聂伯河，挺进俄罗斯本土；沿波罗的海海岸冲向列宁格勒；深入乌克兰，逼近基辅，将整支红军抛在自己身后的修罗场中。红军数个防御集团军陷入合围、损失殆尽，数十万红军战士或是战死，或是被关进了德军的战俘营，红军的战略预备队被快速挺进、势不可挡的德军装甲纵队逐次消灭。苏军一再试图制止德军的铁流，力挽狂澜，却总是徒劳无功。直到5个月后的1941年12月，苏联才实现这一目标，但这时，德军的纵队已经推进到列宁格勒和罗斯托夫的郊外，亦兵临莫斯科城下。

这场空前暴力而残忍的战争还要在腥风血雨中持续四年之久。东线的战争是一场“文化”之间的战争，是名副其实的灭绝战。在这场彻底的毁灭性战争中，苏联被迫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抗衡整个日耳曼民族。双方的人员损失都大得骇人听闻，苏联在战争中的总伤亡达数千万，包括至少2900万名军人，而平民的伤亡更比这个可怕的数量只多不少。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山区和俄罗斯本土广大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双方军队的

^① 译注：原书出版于1998年。

进退拉锯也使得欧洲满目疮痍，自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以来可谓绝无仅有。

战争给苏联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痛苦的烙印，不计其数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战死沙场。与其他更文明的战争不同，在这场无限恐怖的战争里，无数母亲、妻子、女儿也同样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并和她们的男性亲属们一起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场战争在俄罗斯人的民族精神中留下的创伤，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会愈合，它经常化身为一句被人反复提及的口号：“勿忘一人，勿忘一事。”

与他们的苏联前辈一样，当代俄罗斯人也无法忘记这场战争，并依然称之为“伟大卫国战争”。然而与前辈们不同的是，他们如今可以更坦率地问：“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初期的失败为何如此惨重？”在过去五十年里，各类宣传生动地将德国描绘成一个邪恶、掠夺成性、武装到牙齿的政权，利用其残酷和背信弃义，才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取得对苏作战的最初胜利。宣传强调苏联对防御战备的热切关注，虽然承认在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曾有过一些挫折，但坚称进步政策可以从根本上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最后的（也是必然的）胜利。

过去，虽然上述两个关键问题有更完整的答案，但一直被人为地掩盖起来。成千上万依然健在的老兵们即使知道得更多，也都小心地闭口不谈。许多健在的高级指挥员撰写回忆录时也三缄其口。

现在，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正在浮出水面。历史学家现在能够为俄罗斯人解答这两个关于1941年的、困扰他们已久的问题了。然而多少有点讽刺的是，正当档案馆的大门慢慢打开，更多的真相即将被揭露的时候，俄罗斯人和这场战争中的其他一些受害者却受到某些新学说的蛊惑，这些新学说的影响更具有破坏性。现在，除了原来那些为苏联辩护的作品以外，又出现一种新学说，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斯大林和苏联。

总而言之，这种新学说明确指责苏联曾策划在1941年7月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其发表不仅是要抹黑苏联，更重要的是，还为德国的侵略行为做辩护，推卸德国发动这场人类浩劫的责任。可想而知，这样的观点已经蛊惑了许多德国历史学家。更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历史改良派也已欣然接受这种学说，仿佛只有把引发人类一切苦难的责任都归咎于斯大林和苏联，